



人生拿趣味做根底

梁啟超

有人問我：“你信仰的是什麼主義？”我便答道：“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。”有人問我：“你的人生觀拿什麼做根底？”我便答道：“拿趣味做根底。”

我生平對於自己所做的事，總是做得津津有味。什麼“悲觀厭世”這種字眼，在我的字典里頭，可以說完全沒有。我所做的事，常常失敗，嚴格地說沒有一件不失敗，然而我總是一面失敗一面做。因為我不但在成功里感覺趣味，也在失敗里感覺趣味。

我每天除了睡覺外，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是在積極地活動。然而我從不覺得疲倦，而且很少生病。因為我每天的活動都有趣得很。精神上的快樂，可補過物質上的消耗且有餘。趣味的反面，是乾癟，是蕭索。晉朝有位殷仲文，晚年常鬱鬱不樂，指着院子裡的大槐樹嘆氣，說道：“此樹婆娑，生意盡矣。”一棵新栽的樹，欣欣向榮，何等可愛。到老了之後，表面上雖然很婆娑，骨子裡生意已盡，算是這一期的生活完結了。

殷仲文這兩句話，用很好的文學技巧表達出那種頹唐落寞的情緒。我以為這種情緒是再壞不過的了。無論是對一個人或一個社會，倘若被這種情緒侵入，這個人或這個社會就算是完了，再也不會再有長進，何止沒長進，什麼壞事都要從此孕育出來。

這所“五七干校”，全稱叫“反修防修五七干校”，地處湘潭市遠郊的茅山沖。有山有谷，有樹有花，有水田有菜地，一棵棟的土坯茅草房，散落在山邊、田畔、樹林中。1969年冬，本市文藝界各個行當的人物，當然是多多少少有些“問題”的人物，都被遣送到這裡來了。

我是戲工室的專業作家，曾寫過幾出古裝戲，頌揚的是封建王朝的賢臣良將，屬“階級立場有嚴重錯誤”，被批得昏天黑地。能夠來干校，我反覺輕鬆，比在單位沒完沒了地寫檢討論上百倍。白天勞動，晚上開會，然後上床睡覺。就是總覺得飢腸轆轆，一餐一鉢飯，一碟缺油多鹽的小菜，草腥更是難得一見。在家時，妻子親操廚事，讓我吃得飽也吃得好，從沒有過飢餓的感覺。我是典型的“君子遠庖廚”，不會也不想做飯炒菜，除了看書和寫戲，什麼事都干不了。

我當時40歲，正是大量消耗能量的年紀，飢餓的煎熬讓我度日如年。

戲劇界的人被分在一個生產隊，住在一個大院，每間房住8個人。我和曲藝團的口技演員樂眾住上下鋪，他上鋪我下鋪。原先雖和他碰過面，但交情不深。現在大家都落難了，頓感親熱。

樂眾52歲了，他的爺爺和父親都是有名的口技演員，可惜都已過世。他7歲開始學藝，幹這行40多年了，最拿手的是學百鳥鳴叫，斑鳩、黃鸝、杜鵑、烏鴉、百靈、孔雀、麻雀……他學得惟妙惟肖。他曾隨團出訪過蘇聯和南斯拉夫。這是兩個“修正主義”國家，樂眾因此也就有了人生的“污點”。

樂眾把口技叫作“口戲”，說遠在明代就有了這個稱謂。還說他的原籍是北京，祖上是清末著名口戲大師“百鳥張”張昆山的入室弟子，之後南下賣藝，就在湘潭定居了。

有一天晚飯後，我對樂眾說：“我總覺得餓，難受。您呢，口戲大師？”

“吳致小友，彼此彼此，而且，所有的人都一樣。我這輩子，會吃也會做，廚藝是相當好的，會做不少名菜。您呢？”

一滴流給陌生人的眼淚

兩個月前的一天，他來城里賣水果。因為是周末，他便把9歲的兒子也帶到了城里。一輛肆無忌憚的渣土車瘋狂橫行，導致側翻。重達數噸的車體瞬間壓碎了他的心。

孩子被送到醫院時已不省人事。萬幸的是，孩子的血型並不罕見，所以沒用多久便為他輸入了血液。接下來得馬上做手術。孩子的父親早就緊張得說不出話來，他做住院要交錢，做手術也得要錢。馬上哆哆嗦嗦地把身上的幾千元錢取出來，還告訴我們，放心，只管手術，錢他有的是！

他說這話的時候，是發自內心的，絕沒有任何虛夸的成分。只是他不知道，在接下來的日子裡，我們不得不告訴他手術費、住院費、醫藥費、護養費、床位費等各個項目每天要交的數額。我注意到，每說到一個項目多少錢時，他的眼神里就流露出揪心似的疼。但疼也僅是瞬間，然後馬上變成了決絕。他斬釘截鐵地說，儘管治，他有辦法籌錢！他不知道，其實我們也揪心地疼。他的眼神深深刺痛了負責孩子病情的每一個醫生的心。

看我們沉默，他嘆了一口氣，說：“沒事，我回家賣屋去！”

從醫多年來，我見過面對數百萬醫藥費而眼睛也不眨的富庶人家，亦見過很多經濟拮据的貧苦家庭，但是像他這般能擊碎我內心的，卻是少之又少。因為他說完那句話轉身走出醫院時的背影，實在讓人忍不住跟著淒涼起來。這不僅是一個又當爹又當媽的男人——3年前，孩子的母親就因為他的貧窮而遠嫁他人了。他還是一個身殘者——他以前是一個建築工人，因為一次高空作業時安全設備發生故障，他從樓上摔了下來，命是保住了，左腿卻永遠失去了。

男人把用自己一生的積蓄建成的樓房賣了，換來的十幾萬元錢又拿到了醫院。不過，這次沒有花完。他的孩子因為傷勢過重，加上感染而引起的並發症，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。

我們原以為他會肝腸寸斷，號啕大哭。但我們沒想到，當我們向他宣佈孩子死訊的時候，他只是默立了一會兒，然後慢慢癱倒在地，一臉木然。過了很久，他才爬起來說：“謝謝！”當這兩個字冒出來的時候，連我在內，病房里的4個醫生都潸然淚下。

他說：“陳醫生，您是個好人，孩子的命是老天注定的，誰也怨不得！我們談不上認識，您卻能

為一個陌生的孩子掉眼淚，辛苦您了！”

我做夢也想不到，剛經歷喪子之痛的他，沒有怨恨醫者，沒有責怪命運，卻在心里謹記他人為他兒子流下的淚水——不管是一掬同情悲憫之淚，還是為其而感到心酸的淚水，對他來說，都是最高的禮遇、最好的慰藉，更是對生命的尊重。

我們也更加明白，身為醫者，雖已經歷無數生離死別而讓我們對生命的隕落司空見慣，但這不應成為我們冷漠的理由。

一個溫暖的眼神、一個善意的舉動，無論是對逝去的人還是活着的人來說，都彌足珍貴。



上：“平生愛好漫畫、推理小說和溫泉，一輩子做過各種工作，受過很多人照顧。最近，我一說想睡覺，他們就開玩笑說‘你不會長眠吧’。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度過了一生，死後我也以自己希望的方式離開，所以不會舉行葬禮和任何儀式。如果我發現我的主頁3個月沒有更新，哈哈，那就意味著我已悄悄離開了人世。謝謝你們！”

明治大學文學部教授齊藤孝認為，寫臨終短信不要太沉重，不要寫得太細，以免讓收到短信的人產生心理負擔。“因為認識了大家，我這一輩子過得很快樂”“我先走了，大家各自珍重”這種寥寥數語的短信，反而顯得真誠和自然。如果寫上“沒看到兒子事業穩定”“沒看到女兒找到幸福”等遺憾的事，一是會讓有相同處境的人感到悲傷，也會讓對方產生“我是否需要幫助其子女”的想法。本來不想給別人增加麻煩的臨終短信，就會起反作用。

臨終短信還是“文藝一把”的最後機會。有人寫道：“櫻花散，櫻花殘，櫻花在另一個世界又燦爛。”頗具浪漫主義色彩。還有人寫道：“來時不帶來一切，走時也不帶走一切。”

其實，選擇發送臨終短信的人往往還有另外一層意思：表明不舉辦任何儀式是自己的想法，與家人無關。這樣一來，逝者的家人不僅減輕了負擔，也可以免遭他人非議。

人雖然無法選擇來到世界的方式，但離去時卻可以選擇怎樣給人留下更多溫馨的回憶，從這個角度看，臨終短信值得點贊。

日本老人的臨終短信

老人文化在日本的國民文化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。

“突然打擾，不好意思。我已經在昨日死去。不需要守夜，不舉行葬禮，也沒有墓地。感謝您對我在世時的各種照顧。”如果誰收到好朋友發來的這樣一條短信，肯定會一笑置之，認為這是徹徹底底的惡作劇。可是，68歲的田口博一收到短信後，打電話過去詢問老友境況時，驚訝地發現：對方真的已經離世，接電話的是他的家人。

最近，選擇這種方式告別人世的日本人越來越多。為此，“雅虎日本”網站推出了特別服務，可按委託者要求同時向200人發送臨終短信。

田口確認朋友的死訊後，再次看着他發來的臨終短信，不禁淚流滿面。朋友其實早就到了癌症晚期，但一直沒有告訴田口。即將離世時，朋友堅持不用口述。他拖着衰弱的身體，在病床上用鍵盤敲下了臨終短信的每一個字，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。

收到臨終短信後，田口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後事。他參加過很多次葬禮，大部分非常隆重。可是，各種眼花繚亂的儀式不僅佔用了祭奠者大量時間，也沖淡了對逝者的哀思，田口不想要那樣的葬禮。

當然，也有人認為將生死大事通過一條短信了結，既過于輕率，又是對他人的不尊重。但



事實上，現代社會很多正式商務往來都是通過電子郵件、短信等形式實現，並不代表不莊重。死者生前不想耽誤親朋好友的時間，也不想麻煩家人去操辦煩瑣的葬禮，選擇用“臨終短信”這種簡潔的方式，其實是對他人更大的尊重。

臨終短信該怎麼寫，是讓很多人頭痛的問題。82歲的日本作家辻（音同石）真先準備寫

“蠢材一個，只會吃。”

“只會吃的叫美食家，會吃會做的叫吃家，我是真真的吃家。”

“樂大師，沒事時給大家講講食譜，應該會有‘望梅止渴’的效果。”

“這是個好題材，我可以說得繪聲繪色。”

冰天雪地，我們修了一天的水利設施，在食堂吃了頓半飽的粗菜淡飯，然後又去會議室學了兩個小時的《人民日報》社論，才回到宿舍，洗臉洗腳，再上床睡覺。

22時整，熄燈了。

軍宣隊、工宣隊的人，住在院子外面的那幾棟屋子里。

床板的響聲此起彼伏，每個人都在床上翻動，睡不着。

我聽見上鋪的樂眾輕輕地坐了起來，接着他操着堂倌的語調，高喊一聲：“歡迎3位來‘東來順’，里面請！”接着又說，“涮羊肉3斤，上火鍋，調料啊……”

屋里的人止住了所有細小的響動，都在屏息靜聽。

樂眾模仿3個客人移動板凳、落座的聲音，再模仿一老叟和一對年輕夫婦的對話。

“爹，您先涮！”

“爹，兒媳先給您涮一筷子，這是禮數。”

“你們知道嗎？在北京和北方其他地方，這涮羊肉叫作‘野意火鍋’，是隨滿清人關傳過來

的。‘東來順’肇興於1903年，先是設攤；1921年，建起了館子。此館第一是羊肉好，選用的是內蒙古集寧的綿羊，且必須是閹割過的重五六十斤的公羊，每頭羊宰殺後只有15斤左右的肉可供涮用；第二是刀工好，羊肉要冰鎮後再切成薄片，一斤肉要切出6寸長、一寸半寬的肉片40至50片；第三是調料好，芝麻醬、紹酒、醬豆腐、腌韭菜花、醬油、辣椒油、蝦油、米醋、蔥花、香菜末，任各人喜好去調配。火旺了，水開了，涮吧。”

我的嘴角流出了涎水，彷彿聞到了滿屋子的肉香、調味味。

接着，樂眾用嘴製造出筷子夾肉時與碟子相觸的聲音、夾着肉在沸水中來回涮動的聲音、舀調料攪拌的聲音、夾肉入口咀嚼的聲音，間或還傳出添木炭的聲音、火星子爆響的聲音。老人手笨，將一個瓷勺掉到了地上，破碎聲很清脆。

大家“啊”了一聲，好像看見了瓷勺的碎片。

樂眾忽然說：“今晚我們吃飽吃好了，睡吧，明日還要幹活呢。”

這一夜，我睡得很安逸。

我們忽然覺得生活有盼頭了，天再冷，活再重，飯菜再簡單，都無所謂了，因為臨睡前有一頓讓人大快朵頤的“晚餐”。

說菜譜，有聲有色，有場景，有人物，樂眾投入

了最大的創作熱情，這是他過去從沒有演過的節目。

松鼠魚、鮮鯽銀絲鱸、全蛇宴、佛跳牆、燻白菜、大閘蟹……樂眾有的表現製作的全過程，有的表現吃時的真實感受。

這消息不知怎么被別的宿舍的人知道了，熄燈後，也悄悄地蹲在我們宿舍的門邊、窗前，聽樂眾說菜譜，好好地“吃”一頓後，再高高興興地回去安睡。

樂眾在水田開秧門的時候，突然被勒令搬出我們宿舍，搬出這個院子，住進院外的軍宣隊、工宣隊的那幾棟屋子里去，而且是單間。幹活也不跟我們在一起，他一個人到山沖里的一塊坡地上放羊，不與任何人接觸。

有一回，我因幹活砸傷了手，被批准休病假3天。我裝着午飯後散步的樣子，離開大院漸行漸遠，去了樂眾放羊的地方。我沒有走上前去，只是站在一叢灌木後，撥開枝葉往外看。樂眾背對着我，站在一群山羊前，大聲說菜譜，說的是任過湖南督軍的譚延闓家廚做的一道名菜“神仙魚”，從製作到品嚐，聲、色、香、味俱全。聽完了，我忍不住大喊一聲：“好！”

樂眾轉過身來，拱拱手，說：“我早看見你了，謝謝你來捧場！我在排新節目，總有一天要登台演出的。”

文化大革命結束了，“五七干校”煙消雲散，我們都回到了原來各自的單位。

曲藝團舉辦了“樂眾口戲首場演出”，一票難求。樂眾打發人上門給我送了一張第一排的票，還捎話說，除以往的傳統段子之外，說菜譜是重頭戲，望位臨捧場。我當然要去一飽耳福、眼福、口福。

觀眾瘋狂地為說菜譜鼓掌、喝彩。樂眾說完“神仙魚”時，忽然現場抓彩，對着我說：“坐在第一排正中的吳致先生，係我在‘五七干校’的同學，對‘神仙魚’您可中意？”

我站起來，雙手抱拳，大聲說：“此天下美味，先生是獨一份，我謝謝您了！”

(作者：未詳)



口戲